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温從準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守邊固圉之畧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偃言

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何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

黒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
周作頌曰營啟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
左河津而右重塞葢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
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
開元中置朔方郡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
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㢡超繼領節
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
土其弟繼遷不樂内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

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

吕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廢

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

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

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内附朝廷假以本

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懐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

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

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

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懐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

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葢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為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為邊境金元又無所謂邊者我聖祖得天下遍於西北邊城立為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

樂初草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要害之處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黄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吾内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

為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為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擘畫臣愚過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

芽蘖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玆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内而拒戎人於外玆地則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勝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為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為城守則餽餉為難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盡思赫連之建國

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為之屯營況此乃在黄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北敵逺遁之際遣通古今識事體大臣躬莅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為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

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愚儒未履邊地姑以意言
可否惟上之命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
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
古之蜚狐口也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邵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

城若以彼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彼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

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敵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巫閭是為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

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牆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

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為今山後縁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温涼之候量撥騎兵以為防護借十

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冦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據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敵之入彥愽亦言魏為長塹則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非屋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乗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其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彼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

助功咸陽兵五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

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地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

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
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
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
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
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
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
即守江之意葢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

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地）莫（今任丘地）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嬀（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境）雲（今大

同地應州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等平今永平地縣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乗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界中國所謂山後

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胥為患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

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其地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援之於泥塗之中又於此建都則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于醫巫閭之境以

為内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茍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於無迹矣請

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黄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

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烏梁海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鋭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國家

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竊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伕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

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叚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

其議守曰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

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懐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縑春冬之衣鞋餽輸滿道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也臣謂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廪皆滿唐置屯由天寶八年

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讟之歎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

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
裏土兵願改隷邊寨者即遷其家團集之何則關内諸
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
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
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縁邊住營
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
縁邊無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
揮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或小至則使弓

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或大舉則二句之前必

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

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

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

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

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

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

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

可遂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計陜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點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冦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

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横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

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

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勢貴乎相接茍相去懸絶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

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臣按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

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

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為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者也今兵無可添

而堡寨不可减乞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草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懐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仲同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

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毛也其性能耐同寒揚粤

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疲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顧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則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刧而得之之弊也

易祓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宫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

者先發里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刼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效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

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

所直者内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吾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

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歳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内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歳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内地人多

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

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于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北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

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

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陜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户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户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户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户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糒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

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卹室屋完安所以使

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也創艾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役

未易服也

臣按鼂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

人爲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

所謂居則習爲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

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

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

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

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

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

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葢以伍為卒十

人為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衆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讁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讁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壻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

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㡿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制伏姦人使皆為國禦寇而亦寛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

流繫官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鋭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强虜用此之儆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為難内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内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别策而乃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岀戍聽從妻

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籍已

定民或起怨臣於制國用下甞建因荒収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

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盖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鬬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身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

之善鬬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寇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攘其首級以為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觧體者為今之計縁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懐來或保安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敵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敵寇大同京

軍則於應州駐劄敵寇宣府京軍則於懐來駐劄

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

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

奮志效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

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

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

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

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擕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

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欲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娱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

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闗絶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藩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

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捐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户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制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

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
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
狀與夫分番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
燭事情切中時弊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
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
是揆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
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乂安矣
贇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

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

身劍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絶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遥隷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

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恊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廪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内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内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内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

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

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

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

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

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難於爨給者又有薪

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别給裝

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内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冦盜所以遏絶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倖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鄉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闕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知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不可不知

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為貴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有處外者焉中者混而同其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略則同也外者環而繞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稟習俗也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至於背戾而懸絶焉惟其勢異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隨機而

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為疆埸之害則吾之内地華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

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吳澂曰皆有性謂其生禀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禀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其地偏

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訓誥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疎而不慼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臣按自古馭四夷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二言而已以上總論四夷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竄則驅逐禁錮之

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謂

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益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蔡沈曰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

吕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投

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授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蓋有虞之世西北之戎狄未熾所慮者南方之蠻耳故舜

命臯陶為士首舉蠻夷猾夏為言所謂蠻者葢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既竄之後而又於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奬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於為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為惡是則聖人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峝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

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

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為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葢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賨布

臣按漢武陵郡即今常徳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揺者

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臣按秦并百粵嶺南有三郡桂嶺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葢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

滇貴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郡邑居民害葢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

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嗜也音壑）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兵糧乏絶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猶言雁行謂在前）厮輿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久則士卒疲勌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菁之瘴癘猫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漢時無異也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遇有遠夷梗

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徳竝行以一使之任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罹蝮蛇猛獸之毒涤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

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比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而天下潰畔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役煩重寇賊竝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

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捄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

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揺動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蘇軾曰揚雄有言珠厓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葢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况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

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臣按帝王之馭外蕃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有者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者取之則彼必至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匱乏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

責其備不逆其詐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有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鬭軍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

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冦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

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

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

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葢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勅内外

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授其投詞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遣部屬以騶從皷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

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伏
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
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
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
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
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
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
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

深刻於上曰某至某為有司界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税糧定為額數曰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黄洞首領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欽横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黄賊竝是夷獠無城郭可居依山傍

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致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縁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約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

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臣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

僞矣至其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

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塗絶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虜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爲宫室之奉不爲妻妾之用不爲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爲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

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崗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敢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

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於覺察城邑往往至於失陷蓋非内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

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城必為内垣蒔棘樹栅總為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垜間用木為匱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厠荆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狌鼯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讐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為備臨時不至於蒼茫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顧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耐艱苦

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落然臣以為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内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比方不徒今日徼南頼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内地之禍

宋初言於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薫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

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嵗繞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户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虜掠若

其來也大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臣按說者謂征蠻無全勝之策葢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癘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臣竊以為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爾若夫為將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

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謫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

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於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

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正統初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為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面内歳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發亦頼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

平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為久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為交阯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官南隸馬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為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

其子璉内附宋封為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為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為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修貢安撫使邵曄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為王賜名至忠為其下李公藴所奪即封公藴為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闔人陳日煚為其壻遂有其國

臣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

勲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静海軍節度觀察等
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
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
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
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
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簒季犛上表竄姓名
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絶嗣查為甥求
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

平者始逌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
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
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聲
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
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
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
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
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

者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兹地淪為侏離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

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遂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我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欵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聱所戕太宗皇帝體高皇之意不絶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聱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

以求得陳氏後為詞宣宗皇帝體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絶不逆黎利之詐遂為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章皇帝念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竝於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

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為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峒亦與接境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略也　以上言南

史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温從準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外蕃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邉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與騾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生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鐵把小矛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

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自秦漢以至於唐宋皆然蒙古始令西番僧帕克斯巴造為字書今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

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於幽王用寵姬褒氏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殺幽王於麗山（與驪同）之下遂取周之地虜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隣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稍度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為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

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今猶謂為騰乞里即撐犁也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

曰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圍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去聲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户為關內侯

臣按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為

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敵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部之彊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後至於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部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於元極矣葢天下理勢相為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部之為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

為居捕野獸以為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為彼所勝耳至于元人崛起奄南北而有之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雅言而士行濶步而寛衣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為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為驕其肢體筋骨無役如前日之耐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大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

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游魂殘魄苟延喘息於草野之閒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不能為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為者我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敢張

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布尼雅錫哩瑪哈穆特阿嚕多爾濟巴勒皆驚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托歡者挾托克托布哈以肆毒其子額森繼之已已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為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

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其彊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彼悉其部落并脇烏梁海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絶也自是以後托歡為哈剌所殺哈剌為博囉所殺博囉之後摩囉歡奇木嘉色稜之徒皆是自相屠戮寡生於黨與禍起於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其無能為亦可見矣雖然蠭蠆有毒古人善喻昔者

阿固達之起於遼末特穆津之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為國者防微杜漸恒恐禍生於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穽塞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為吾畜產之害矣我國家都燕邊防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寐之餘念兹在兹無一念而不在兹是惟宗社無疆之休

鼂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㦸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㦸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

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

中國之長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其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吉嗣

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共為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壒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

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
其國遂墟

臣按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幾百萬宋之契丹女真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蓋漢唐有邊關以為之阨塞宋則失其險隘而以內地為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鐵

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才力雄北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禄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

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臣按有唐一代前曰突厥後曰回鶻期其最強者突厥控弦多幾百萬回紇悉有九姓之衆然皆居其境內而不得中國地故其為害止於邊地宋之契丹拓跋其地與衆未必過此二部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盡有興夏之境據中國地用中國人為中國害比宋邊患所以比唐為甚今當以

之為戒而防之於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逸出之

人據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鄂爾多出有行營謂之巴納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閒暇則以畋漁為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大明一統志曰北部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

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别部小者曰蒙古曰泰楚特曰塔塔爾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阿裕爾實哩達喇傳托果斯特穆爾為伊蘇岱爾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察察爾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布尼雅錫哩者及其下瑪哈穆特阿嚕台奉貢惟謹因封瑪哈穆特為順寧王阿嚕台為和寧

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布尼雅錫哩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瑪哈穆特殺阿嚕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托克托布哈立為王居沙漠北瑪哈穆特子托歡托歡子額森居沙漠之西北衛喇特地

臣按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于幽燕葢天子自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

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遠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為之防者比漢唐元宜倍加意焉當夫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慮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變也無可乘起之

隙兢兢焉無事之時恒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
不來而吾切切焉如其禍患常在旦夕間焉此無
他切而近也寧過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一
公卿相將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静之術以掩其無
能之迹為必無事之言以寛主上之憂此皆奸邪
小人李期趙高之流也吕祖謙有言何能為之一
言實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又曰何能為者萬惡之所從生也伏惟聖明留神

省察

大明一統志曰烏梁海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詔以烏梁海之地置泰寧諾延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三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

千里或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邇京師歲歲朝貢不絶用為藩屏夫彼雖内附日久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初三衛為北部所驅竄名其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彊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間楚使之計我偶襲而用之不自覺也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四